

诺丁斯关怀道德教育理论的考察与批判

邓莉

[摘要] 诺丁斯的关怀道德教育理论以关怀伦理学为基础，引起了中国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现代社会深受传统儒家伦理的影响，诺丁斯的关怀伦理与儒家伦理相契，但并不完全适应中国学校道德教育的需求，受儒家伦理影响的中国现代社会和学校道德教育恰恰缺失的是以正义伦理为基础的道德理论。

[关键词] 关怀伦理；道德教育；儒家伦理；正义伦理

[作者简介] 邓莉/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62）

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1929-）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哲学家，她的建立在其所建构的关怀伦理学基础之上的关怀道德教育理论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在中国也广为传播。中国教育界对她的关怀道德教育理论的研究很多，其著作被翻译为中文就有8本之多，在CNKI中高级检索关键词“诺丁斯”的文章数量，从1998年至2014年逐年递增，共有575篇之多。2011年，诺丁斯到访北京师范大学，檀传宝教授认为“诺丁斯教授来访的意义堪比1919年约翰·杜威的中国之旅。她的来访不仅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中国当代学术史、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1]中国对国外教育学者如此之高的评价尚属罕见，诺丁斯在中国受欢迎程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中国现代社会深受传统儒家伦理的影响，诺丁斯的关怀伦理与儒家伦理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如重视情感因素、强调人际间的关系、关怀范围逐层向外拓展等，契合了国人的文化心理。但诺丁斯的关怀伦理是对长期以来主导美国学校道德教育的以正义伦理为基础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的一种批判，是针对美国社会和学校教育现状提出来的，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的学校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不同于西方传统，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并未把关怀、责任和回报等道德关系边缘化，而是将其置于核心地位，受儒家伦理影响的中国现代社会和学校道德教育恰恰需要的是以正义伦理为基础的强调普遍规则的德理论。因之，中国的学校道德教育不能一味地吸收诺丁斯的关怀教育思想，而应在坚守正义伦理的基础之上再寻求关怀伦理。

一、诺丁斯关怀道德教育理论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充裕，精神生活却没有相应提高，人们置身于精神荒原，人情冷漠，关系疏离，关怀缺失，出现了现代性的道德

危机。西方一直有崇尚理性的传统，从柏拉图延续到康德再到科尔伯格。长年以来，美国学校道德教育受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主导。美国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曾是科尔伯格的助手，她留意到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的研究对象均为白人男性，排除了女性的经验。她发现，男女两性有着不同的伦理推理方法。“男性的伦理推理方法是以普遍的道德原则为基础进行抽象逻辑分析；而女性的伦理推理方法，是一个集中于实际关系和感情的，对于事件发生情境进行细节分析的推理方法。”^[2]她区分了男性的正义伦理和女性的关怀伦理，将关怀伦理引入了学术和公共话语中，诺丁斯受此启发，系统建构了自己的关怀伦理学说。诺丁斯将关怀伦理学延伸到了教育实践领域，形成了关怀教育理论，提出了有别于美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学会关怀”的道德教育模式。

（一）诺丁斯关怀道德教育理论的理论基础

诺丁斯的关怀道德教育理论以关怀伦理学为基础，她的关怀伦理是对贯穿人类历史的正义伦理的一种回应和批判，这种伦理的“关怀”的路径是一种女性路径。诺丁斯认为，关怀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关系性。关怀意味着一种关系，它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连接或接触。两个人中，一方付出关怀，另一方接受关怀。^[3]这种关系是双向的，缺少任何一方，这种关系都不存在。如果关怀者付出了关心，但不能被被关怀者体验、接受和回应，那么关系的形成就会受到阻碍。关怀伦理考虑处于人际关系中的特殊情境，关怀关系受到关系双方和时空的影响和制约，面对不同的人的特定需求，关怀者作出的伦理行为不同。她认为，伦理的“正义”和“原则”的路径是一种父性的路径、孤立的路径，这种路径把人类看成是有类别的（即由于性别的差异将人分类）和可以相互比较的物体而不是独特的生命。正义伦理是一种由原则或规则支配的伦理，即一种标准的、线性的道德推理形式，这种形式是一种普遍化的形式，“寻求不同道德冲突的相似性，试图将所有的冲突置于相同的抽象范畴之中”。^[4]正义伦理消除了伦理冲突中的特性，使人们处于一种“漠不关心”的状态中去遵守普遍化的道德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诺丁斯指出，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强调道德推理，赋予正义原则为首要地位，把“道德”等同于“正确”而不是“善”。^[5]但她认为，人们在处理道德问题时，诉诸的是特殊境遇，而不是普遍原则，人与人之间应是一种关怀关系而不是契约关系。

（二）诺丁斯“学会关怀”的道德教育模式

1. “学会关怀”是教育的主要目的

诺丁斯明确表明了她的立场：关怀伦理不仅是人类的主要伦理，而且“学会关怀”是教育的主要目的。“每个教育机构、每种教育努力都必须以保持和增强关怀作为主要目的。”

^[6]所有教育活动的主要目的都是培养伦理理想，同时她也指出，学校不应丢弃智力培养的基本责任，但智力培养不能将伦理理想置于险境，否则将“危险地混淆首要任务”。

2. 关怀道德教育的四种方法

诺丁斯认为，传统的道德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能力，教育学生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样的道德规则，而“学会关怀”的道德教育强调动机，从提升道德感知和敏感性入手，通过关怀与被关怀的体验，教育学生学会如何关怀。诺丁斯认为，学校不能用理性-认知的方式来教道德或伦理行为。“如果道德教育只被道德规律和判断所指引，不仅仅女性会觉得在道德领域低男人一等，教育本身也会被单向的枯竭的道德指引所困扰。”^[7]她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四种方法。第一种是榜样，道德教育不是去教导学生记住某些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不是如何运用这些原则和规范去解决道德问题，而是教师通过行为即以身作则向学生演示如何关心。第二种是对话，对话是被关怀者与关怀者之间的倾吐和倾听、分享和回应。对话具有开放性，没有固定答案，不是向学生传授道德规则或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概念，而是关怀者分享信息、表示善意、鼓励发问。第三种是实践，学校为学生提供实践关怀的机会，比如学生之间开展合作学习，参与日常的服务活动或户外活动，这些实践任务应该和教育的其他任务具有平等地位，成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种是认可，对他人行为的优点进行确认和鼓励，关怀者需要找到被关怀者行为背后的动机，对被关怀者的行为进行最佳可能性动机的归因，以此呵护学生最初的，脆弱的道德理想。

3. 关怀道德教育的课程设置

诺丁斯提出学校教育要围绕关怀主题来组织课程。她认为，以学科课程为中心的教育过分强调狭隘的理性和抽象的推理过程，将其视为完整人生的标志，忽视人的情感历程、具体思维、实际活动和道德行为；过分推崇思维过程和脑力劳动，使那些在此方面获得成功的学生认为他们比从事体力劳动者更优越；基本上是男性生活的反映，忽视与女性相关的活动、态度和价值观。^[8]她认为，比起这些课程内容，关怀的态度、知识和技巧更有必要让学生掌握，学科课程需要与现实世界、人类关心的主题相联系。课程应该围绕关怀主题来组织。关怀主题包括：关怀自我、关怀身边的人、关怀陌生者和远离自己的人、关怀动植物和地球、关怀人类创造的物质世界以及关怀知识。

二、诺丁斯关怀道德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诺丁斯的关怀道德教育理论引起了中国教育界的高度关注，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其影响范围不止于中国教育学术领域，而且也延伸到了中国教育实践领域。考察中国教育学者对诺丁斯关怀道德教育理论的研究文献可以了解到，中国教育学者认为中国的道德教育理

论与实践、道德教育改革、师生关系的重建、教师专业发展、课程与教学改革等广泛领域都能从诺丁斯的教育思想中获得启示。檀传宝教授甚至将诺丁斯来访中国的意义比作 1919 年杜威的来华之旅，将其看作中国教育界、当代学术史、文化史上的大事。中国教育界对诺丁斯的教育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鲜有质疑和批判之声。诺丁斯以关怀伦理为基础的教育思想之所以在中国获得如此之高的盛誉，与其契合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影响因素分不开。

诺丁斯的关怀伦理与儒家伦理都以情感为基础。诺丁斯认为，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是人类的相遇以及随之而来的情感回应，关怀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态度和行为。诺丁斯将道德推理过程的重要性置于第二位，将发展有利于关怀关系的态度和技巧、强化行为的欲望放在首位。她认为，人的道德判断是直觉式的、感性的，认知与有效的理性思考用来为道德敏感性服务。当我们面临复杂的问题情境时，不是从原则、规则、定义和陈述入手开始讨论道德问题，而是以一种直觉的、感受性的方式开始。“我可以选择另一个有趣的形容词用法，如道德冲动或道德态度。”^[9]中国儒家伦理也把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认为人的道德情感是在人的感情之中体现的，不是基于一套抽象化的道德规范。郭店楚墓竹简中的一篇儒家典籍《性自命出》中有一句“道始于情”，即是说人道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情感开始而有的，这也是以孔子的“仁”和“爱人”的思想为基础的，“仁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关怀他人”用儒家思想来表述就是“仁者爱人”。

诺丁斯的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认为，关怀和仁爱的对象范围从自我或家庭开始，再推广至自我或家庭以外的共同体：他人、社会、国家及至全球或天下。诺丁斯认为，道德发展是自我置身其中的关系网络的不断发展。她建构了关怀圈层，将关怀者置于同心圆的中心，与关怀者有私人关系的人处于内圈层，陌生人处于外圈层。她将关怀区分为两种形式：“自然关怀”和“伦理关怀”。母亲对子女的关怀就是一种“自然关怀”，自然关怀通常发生在亲近的内圈中。如果人们重视自己的关怀素养，就会召唤伦理关怀（类似于康德道德取向的义务式的关心），关怀便会延伸到外圈中，即关怀陌生人、远离自己的人。诺丁斯还将关怀的对象延伸到物品、自然界。儒家思想认为，仁爱之心是人本身所具有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10]亲情是人最基本的感情（类似于诺丁斯所言的“自然关怀”），但“爱人”作为人的基本品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亲亲”（爱自己的亲人）出发，爱自己的亲人是仁爱精神的出发点和基础，然后“推己及人”，再将“仁”推广至整个社会，由爱护他人才会对一切事物都有爱心，王阳明称之为万物一体。^[11]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步步扩展、层层深入，费孝通用逐渐向外拓展的同心圆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的人置身于一种差序格局的

关系网络中,这种关系网络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同心圆的外圆从个人扩充到家庭、社会和国家,从血缘关系扩展到人与人的其他关系上,这与诺丁斯建构的关怀圈层、将关怀对象逐层延伸相似,与诺丁斯所认为的教育的起点始于家庭也是相似的。

我们感觉到诺丁斯的关怀伦理带有东方烙印,因而对其产生了某种“亲切感”,其与中国儒家伦理对道德教育的共通理解使得诺丁斯的关怀道德教育理论获得了我们的高度认同。今天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似乎遗忘了儒家伦理中“仁爱”的传统,与其相似的诺丁斯的“关怀”思想传到中国,如同来了一位“知音”,满足了我们“文化寻根”的心理。

三、诺丁斯关怀道德教育理论的缺陷

诺丁斯的关怀伦理是对正义伦理的一种批判和颠覆,现代西方主流伦理并不顾及家庭关系和友谊关系等私人领域,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道德领域”是二分的,诺丁斯试图用人际之间的关怀将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弥合起来,以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现代性的道德危机,其重视精神关怀的道德教育思想对于指导当前美国学校的道德教育具有进步意义。但诺丁斯的关怀伦理能满足人类所有的道德需要吗?学校的道德教育仅靠关怀就够了吗?它能完全适用于当前的中国社会和学校道德教育吗?

(一) 试图用关怀伦理取代正义伦理是危险的

诺丁斯认为,关怀应该代替正义作为道德的核心概念,关怀可以为我们所遇到的道德问题提供所需要的指导。而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正义伦理道德理论中,平等的价值观、公正、合理分配、互不干涉等理念居于优先地位,正义伦理重视与抽象原则一致的理性行为,基于公正的规则、原则和标准解决道德问题,在实践中,正义能保护平等、自由和个人权利,能达成公正的判断。亚当·斯密指出:“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12]在罗尔斯看来,“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13]正义伦理是一种底线伦理,公民首先需要恪守道德底线和基本规范,在此基础上才能寻求一种高端伦理即关怀伦理。

无疑,将关怀引入伦理学中是有益的,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到有责任去关怀他人,而是需要有正义这一起码的道德要求。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没有正义,仅靠关怀如何应对性别、种族、阶层、性取向方面的结构上的不平等和歧视; 敏感性、对被关怀者需求的

回应、关怀关系的养成如何就能足以预防家庭暴力、犯罪、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这都是令人质疑的。道德判断、决策和结果需要正义，社会秩序、国际关系需要正义，如用关怀取代正义，将是危险的，过多的关怀也会伤害正义，关怀需要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之上，以正义的基底作为支撑。

（二） 以情感为基础的关怀难以解决所有道德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实践中，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道德领域”不是二分的，“在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14]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社会，儒家伦理是家庭伦理、人情伦理，再运用到整个国家和社会，这种传递性伦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带来了弊端。“中国人的道德是以羞耻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羞耻感为心理支撑的道德是一种面子道德。面子道德是非对错则是相对的，有时还是互相矛盾的”，^[15]在面临道德情境、解决道德问题时，“面子的介入导致道德底线发生变化”，^[16]一旦考虑面子，就会丧失原则。“因为中国人所持的是道德相对论，因此其道德判断标准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他要根据所面临的对象不同而随时随地做出调整。”^[17]这种内隐于中国人心中的道德取向!长期以来形成了中国人只知有家庭天伦、不知有公平正义的传统国民性”，^[18]儒家的“爱有差等”，当血缘关系与普遍社会性之间存在冲突时，人们很难将爱亲人推恩到爱陌生人，而只为身边的小团体、小圈子谋利益，只以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上下尊卑作为道德准则。费孝通“以同心圆的水波说明中国道德终究是以私心为准的，所谓的公心并非没有，但随着关系的水波推向远处，就变得非常稀薄了，即使有心，也总是力不足以行之。”^[19]中国的道德体系是一个私人道德体系，在特定私人关系和特定情境中来定义特定的人，个人根据其所在的关系网络中的角色来确定道德行为，“普遍原则总是消失在具体情景中”。^[20]受传统文化惯性、“温情主义”的儒家道德的影响，当下的中国社会延续了传统的“潜规则”社会、“熟人”社会，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遍公平、正义的“显规则”社会，造成当下中国的许多道德问题、道德困境。

与之相似，在诺丁斯的关怀伦理中，仅靠情感，人如何能从关怀身边的人扩展到关怀遥远的陌生人。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只有当我们考虑到小型的团结共同体（比如家庭、邻里）当中的人际关系的时候，道德立场和道德行为的这些实用理由才能表现出来。复杂的社会不能单靠情感（比如同情和信任）来加以维系，因为情感只在小范围内有效。对待陌生人的道德行为，要求有‘人为的’德行，特别是正义的秉性。在抽象的行为链当中，对于原初相关群体的成员来说，劳动与报酬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对称性，仁慈大义的实用理由因而也失去了意义。联系陌生人之间的义务感，不同于集体成员相互之间的忠诚感，因为它对我可

能不那么合理。……对于越来越复杂的道德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团结而言，情感这个基础显然是十分狭隘的。”^[21]诺丁斯的关怀伦理不免陷入“情感主义”，她把学校看成一个大家庭，但家庭之中的成人与儿童的关怀关系能否移植到学校之中呢？儿童终究要“成人”，要走入社会，家庭中的关怀关系能否适用社会交往呢？学校应是一个正义共同体而不是关怀共同体；在社会公共领域中，不能仅靠关怀，光以情感为基础的关怀难以应对人类社会所有道德领域的问题。再者，没有道德认知做基础的道德情感是盲目的。

诺丁斯的关怀伦理强调被关怀者对关怀者的回应，而远距离的被关怀者无法回应关怀者，这样关怀关系将无法达成，而且伦理关怀如何能被唤起，自然关怀到伦理关怀之间的鸿沟如何逾越是存在疑问的。关怀并非是所有道德力量和道德理想的源泉，学校道德教育仅靠关怀是不够的，如同传统儒家伦理对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领域内的所有道德问题“心有余而力不足”，关怀伦理也不能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领域内的所有道德问题，仅靠关怀教育不能培养严格遵守社会普遍规则的正义公民。诺丁斯的关怀伦理确有与儒家伦理有相接近的因素，也可与之相对话，但受儒家伦理影响的当代中国社会、学校道德教育恰恰更需要的是正义伦理道德理论。

（三） 无法成为男女均可使用的道德指南

关怀伦理遵循的是一种女性路径，诺丁斯认为关怀是人与生俱来的，这暗示着女性的本质总是富有同情心和爱心，而忽视了女性的其他品质（比如与男性相同的对正义的追求），简单地将关怀的品质代替女性的所有品质，把女性看成“永恒的保姆”。虽然诺丁斯指出关怀者与被关怀者处于平等地位，但因为强调关怀，强调关怀者这一方付出关怀，关怀伦理甚至会强化传统的女性角色：家庭主妇、看护者、照顾者。在某种程度上，关怀伦理在批判正义伦理的同时，自身也陷入了性别分歧之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通过关怀教育，学校或许可以培养学生同情、关怀他人的品质，但仅靠关怀能否培养学生的公平、正义、勇敢、节制、诚实等品质，是令人怀疑的。当然，仅有正义，没有关怀也是不够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正义只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它仅仅阻止我们去伤害周围的邻人。……那些心里从来不能容纳仁慈感情的人，也不能得到其同胞的感情，而只能生活在广漠的沙漠中那样生活在一个无人关心或问候的社会之中。”^[22]为了改善社会关系和道德教育，关怀和正义需要共存与结合。总之，不忘正义这一基础性、规范性作用才能使关怀更有价值，才能成为男女都可使用的全面的道德指南。

四、结语

诺丁斯的关怀伦理是一种关系伦理，每个人处在一个关系网络中，个人是在与他人的

关系中得以定义的，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移情性理解，主张从他人的立场和情境看待问题，道德问题通常被解释为一种关系或回应问题，通过关怀来解决道德问题。诺丁斯看到了正义伦理对人与人之间关怀关系的忽视，对具体的他人同情、关怀等真实感受的忽视，指出了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单纯强调道德推理能力的培养，重视认知过程，忽视道德的情感培养过程。不可否认，诺丁斯的关怀道德教育理论是对道德认知和道德推理的超越，重视关怀等情感因素，强调在情境中强化关怀行为，以榜样来示范道德行为，以对话的方式解决道德分歧，而不是单单靠一套普遍的道德标准，能够弥补以正义伦理为基础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的不足，但它本身也具有缺陷以及是应对美国道德危机而提出来的，而且中国本身就有类似关怀伦理的儒家伦理，因而它并不完全适应中国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需求，至多只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种可替代方案。如果仅仅因为诺丁斯的关怀道德教育理论在美国乃至其他国家具有广泛影响或者其与我国儒家伦理相契，就拿来直接指导我国道德教育，是不足取的。就当下中国的学校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而言，应在基于正义伦理的基础之上，寻求正义伦理与关怀伦理的相互补充和融通，关怀伦理才能更显示出它的价值，才符合中国当前的学校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需求。为此，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吸收诺丁斯的关怀教育思想，在对其大力欢迎和赞扬的同时，也应不忘其产生的背景，正视其缺陷，审视中国的道德教育需求，在培养学生正义之心的基础上再呼唤关怀之爱。

参考文献：

- [1]檀传宝·子诺子言---诺丁斯教授北京行纪 [J].人民教育, 2012 (2): 11.
- [2] 翟晓梅, 邱仁宗.生命伦理学 [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35-36.
- [3][7][8][9]【美】内尔·诺丁斯.学会关系: 教育的另一种模式 (第2版) [M].于天龙译.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30, 17, 57, 17.
- [4]Aaron Schutz.Caring in Schools is not Enough: community, Narrative, and the Limits of Alterity [J].Educational theory, 1998 (48): 376.
- [5]【美】内尔·诺丁斯.教育哲学[M].许立新译.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87.
- [6] Noddings, Nel.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Second Edition [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3: 172.
- [10] 王国轩, 译注.大学·中庸 [M].北京: 中华书局, 2011:95.
- [11] 彭正梅.道德的力量从哪里来---儒家“万物一体”论对道德教育的“根”的作用 [J].教育科学, 2010(3):81.
- [12][2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M].蒋自强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107,

101-102.

[13]【美】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 [M]. 何怀宏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3.

[14]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39.

[15][16][17] 燕良轼等. 差序公正与差序关怀: 论中国人道德取向中的集体偏见 [J]. 心理科学, 2013,36(5):1172.

[18] 邓晓芒. 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J]. 学海, 2007 (1): 18.

[19][20] 赵汀阳. 身与身外: 儒家的一个未决问题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1):18, 16.

[21]【德】尤耳根·哈贝马斯. 包容他者 [M]. 曹卫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14.

The Study and Critique of Noddings's Caring Moral Education Theory

DENG L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are Ethics, Noddings's caring moral education theory has found a positive widespread echo in Chinese educational. The modern society of China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onfucian ethics, and Noddings's care ethics is similar to Confucian ethics, but it is not entirely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moral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ol; while the Chinese modern society and moral education in schools, which are affected by Confucian ethics, are precisely lacking of moral theory based on ethics of justice.

Key words: Care Ethics; moral education; Confucian ethics; justice ethics